

张狂◎著

# 相见不如怀念

十个悲情的告别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见不如怀念——十个悲情的告别 / 张狂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1

ISBN 978-7-5078-2761-3

I. 相... II. 张... III. 演员 - 中国 - 现代 - 纪念文集

IV. K82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282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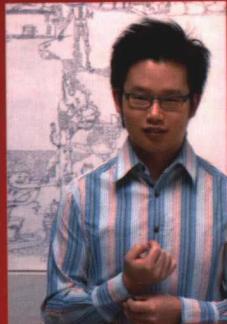
## 相见不如怀念——十个悲情的告别

著者	张 狂
责任编辑	祝晔 钱 硕
版式设计	张 狂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83139469、83139489[传真])
社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 2 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址	www.chirp.com.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720 × 1000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4
印数	7000 册
版次	2007 年 1 月 北京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78-2761-3/J · 128
定价	29.80 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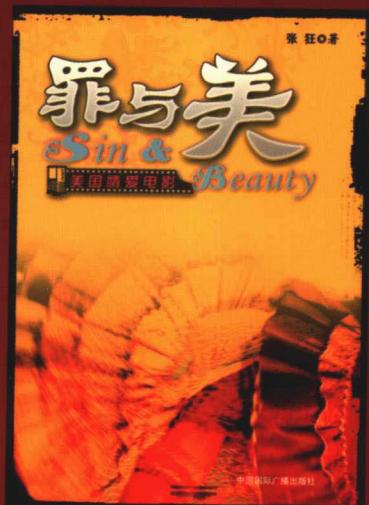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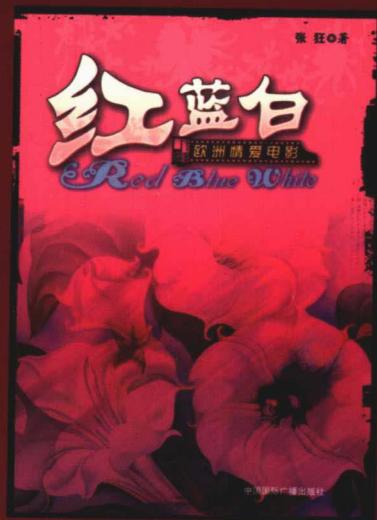


本书记录了一代人的偶像追求以及  
他们对其偶像英年早逝的遗憾；  
本书凝聚着一代文艺圈的风雨沧桑，  
也凝聚着一代人的记忆和回味……



### 关于张狂：

从事写作、摄影采访、媒体策划和编剧等工作，涉猎旅行、电影、音乐、摄影、设计、绘画等多个领域。追求随性的生活，随意的享受，不专业，却专注，只为让生活充满艺术。



责任编辑：祝晔  
钱硕  
装帧设计：张狂  
马芳宁



张狂 著

# 相见不如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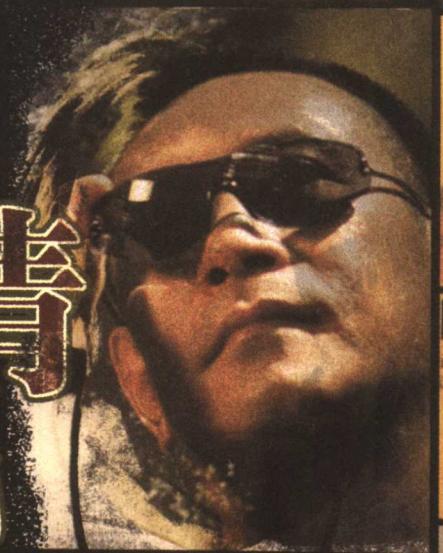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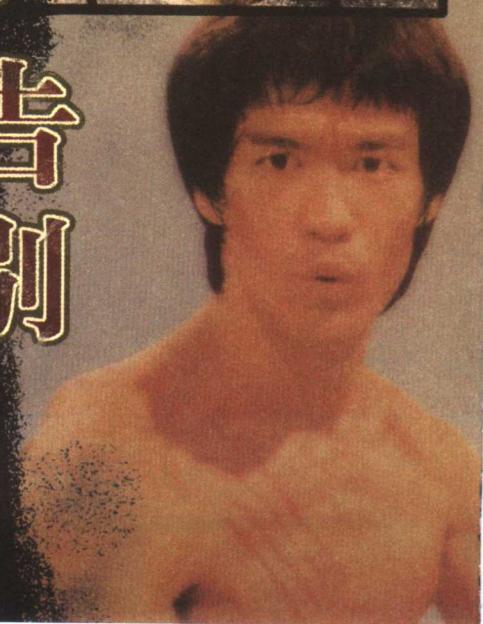
## 十个悲情的告别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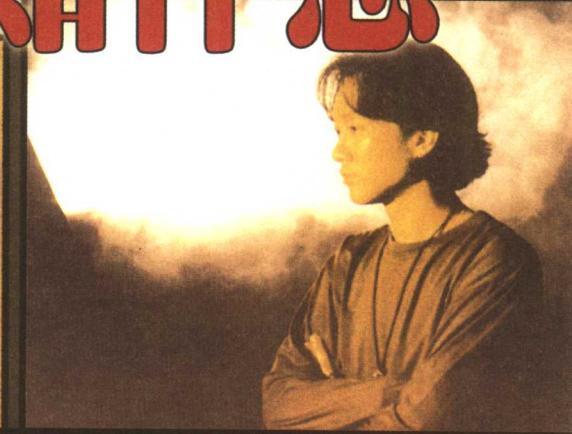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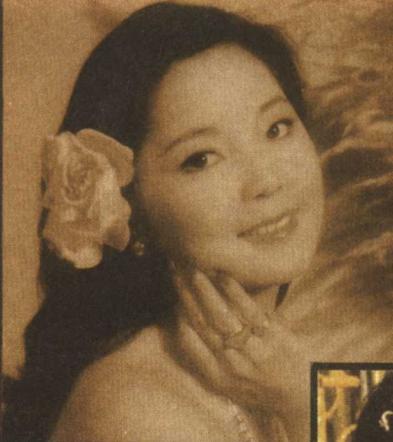
十一个

悲情的

告别



這些年，來







# 目录

## Contents

绝代芳华 梅艳芳 9

胭脂泪 11

女人花 梅艳芳菲 15

等爱逐爱 25

梅语录 28



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 黄家驹 34

泪水 遗憾 叹息 37

光辉岁月 40

永恒的音乐 不朽的灵魂 49

家驹语录 57

温暖的子弹与 Nowhere Man 58

约翰·列侬

温暖的子弹 59

Yesterday 辉煌的 Beatles 61

遇见洋子 另一个开始 69

Nowhere man 77

那些话 79





有一种美叫纯粹 陈百强 87

紫色烟火 88

一生何求 90

来自天堂的声音 95

孤独的人生路 100

Danny 的友情、爱情 103

有一种鸟没有脚 张国荣 107

时间的灰烬 109

风继续吹 113

夜半歌声 119

浮光掠影 122

众明星谈哥哥 128

我是多么想你 张雨生 134

雨夜怀秋 137

天天想你 14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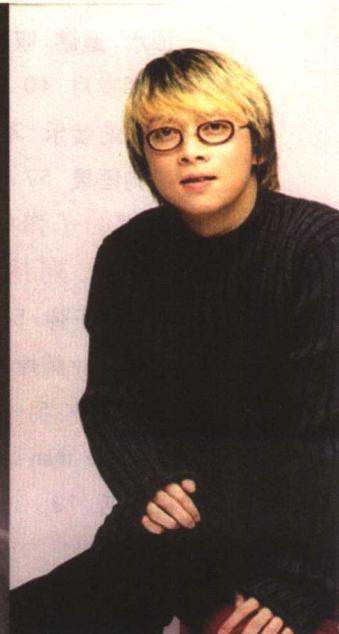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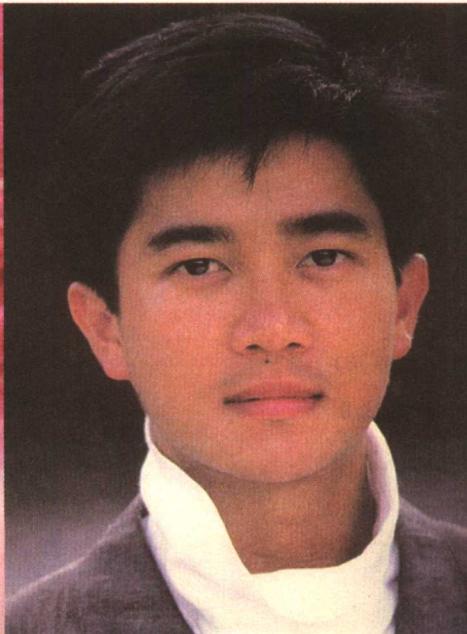
听你 听我 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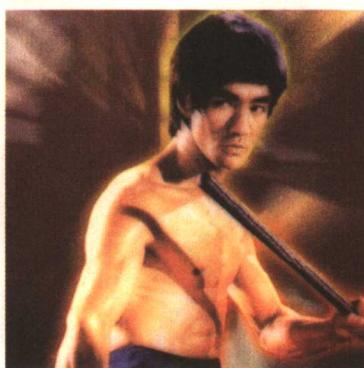
何日君再来 邓丽君 155

再见 我的爱人 156

丽影未觉远 158

天国情歌 161





## 消逝凡尘的精灵 翁美玲 173

逝者如斯 175

戏梦人生 177

樱花之美 186

最后的话 191

缅怀一个逝去的时代 罗文 193

一生辉煌 194

逝者如斯 198

歌声飞扬 200

华山论剑 203

好友留言 205

永远的英雄 李小龙 206

龙腾虎跃 207

李小龙谜团 216

功夫大师 219



# 绝代芳华

## 梅艳芳

记得那一天，许是上天安排的告别，  
你如同发黄的花瓣在雨中孤独地飘零；  
记得那一天，半支烟抽出一街的哀愁，  
你带走了花香的春天空气冰冷；  
记得那一天，你成了散不去的烟弥漫，  
昏黑的城市雨下个不停，悲伤的我们泪流不止。

有些话题，注定了沉重；  
有些事情，注定了感伤；  
有些花儿，注定了凋落；  
有些人，花开花谢，来去匆忙。  
留下凡俗而又脆弱的我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回避着，  
不大愿意轻易去触碰。  
因为有些伤即便愈合，也还会有痕……

幸好，梅姐的歌还在，那欢喜哀伤，就在耳畔，在记忆深处；  
幸好，梅姐的戏还在，那绰约风姿，就在眼前，依旧鲜活着。

落花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我们不必悲伤，我们好好活着，  
想念梅姐的时候，就听听她的歌，看看她的戏。  
梅姐本来就活在她的歌里，活在她的戏里，  
活在我们心灵的柔软处。

相信一心向善、笃信佛主的梅姐，  
一定早已经在佛的护佑下，  
往生净土，自在安详。

我记得很长一段时间，我害怕回忆，回忆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漩涡吞噬着我的灵魂。我希望自己是为今天为明天而活着，于是那些过往的歌，我不敢去重温；那些过往的事，我不敢去回忆；那些过往的人，我不敢去谈及……任这世间、草长莺飞、沧海桑田。

以至于梅姐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敢去看她的电影，听她的歌。原以为不去触及，那份悲伤会慢慢痊愈。可恰恰当我以为彻底忘记的时候，其实她正在我心中的最深处的一个角落慢慢滋长着。记得那是一个冬日的夜晚，像往常一样，加班到很晚才孤零零地回家，冬日凛冽的风刮在脸上一阵阵地刺痛。夜已深，天已凉，刚刚下过雨的城市依旧带着泪痕莫名地强调着感伤。加完班又是一身疲惫的我，只想找一个咖啡屋拥抱一杯暖心的咖啡和一片温存的灯光。于是径直去往一个平时经常去的地方，那里有杯咖啡，有盏暖灯，有份温存，即便不是为了等我，可至少将为我存在……

可刚坐下，在听到歌声的瞬间，我却有种想逃又逃不了的无奈。一直想逃避并逃避着的歌声还是肆无忌惮地将我围困，那浑厚、幽远、磁性而苍凉的嗓音带着时光沉淀的韵味，将我拉进了回忆的漩涡里。是那首久违了的《女人花》。我知道，今晚我已无法从回忆中抽离，清醒地全身而退。既然这样，我倒坦然了，瘫坐在沙发上，

就着酒精和香烟，和着属于梅姐的哀伤，潜藏在步步逼近的黑夜中，认认真真地再听一遍这首歌。忘了是多久之后了，再次听到这首歌，依旧是感动不已。歌声低低回旋，惆怅婉转，就像历尽沧桑的海洋让我一下子体味到了人生的爱与怨无休无止，世间的冷与暖自知自怜。回望亦如何，往事已成空。浮生若梦的人间烟火中，没有找到愿意用心房和双手捂暖孤独灵魂的人。

此时咖啡屋的老板过来和我打招呼，顺便问他为什么今天放梅艳芳的歌，而不是平时习惯了的那种似懂非懂的JAZZ。他淡淡地一笑，说：“你忘记了吗？今天是12月30日，梅姐的忌日……”“哦……”我急不可待地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摸到香烟，用火机啪的一声点燃。火星一闪而过，随即暗淡。我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从肺腑里吐出这个特殊日子的第一次深呼吸。紧接着，我脑海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当然，那是我幻觉中的场景。一个慵懒的晚上，她独自待在灯影昏暗的房间，斜倚在一张沙发上，微微闭着双眼，寂寞而陶醉地歌唱。像是一个喝了红酒的女人，半梦半醒、似醉非醉之间，又像一道暗流，看似平静却又不动声色地用一抹感怀春逝的情伤将人包裹和淹没。让人想起了一些仿佛早已遗忘的人和事，一些曾经说过的话。

夜已深，人渐去，酒已苦，心渐静，歌声起，涟漪亦起……怀念是条波浪的曲线，又抑或是一个圆的轮回。结局是注定的，如果有结局的话。时间冲淡了一些东西，可有些感动却如酒，因为岁月而醇香。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竟然忘记悲伤，承受能承受的，承受不能承受的，冷暖自知！

### 胭脂泪

记得那年12月30日凌晨2点50分，大地和天空的寂静时刻，梅艳芳轻灵的身形飘入永远的梦境。岁月之风吹过这位倔强的女性，风驻了，她却走了。命运抽离了我们身边丝丝的温暖，乃至那个冬季，我们情感空洞；乃至今天晚上，我依旧悲伤如凉透的咖啡。



2003年的最后一个早晨，大风过后，阳光清冷，冬天的味道在上班的路上弥漫。北京的街头人来人往，目光中泛着些许迷惘。在这个一年中最后的日子，错过和错觉往往让人有些分不清，而就在这么一个早晨听说梅艳芳的离开，车上的广播一遍遍地播放着她的歌，现实不动声色地安排着最终的告别，死亡的阴冷在晨光中闪烁。

“三八一一，我在老地方等你，如花。”一个如幻如梦，一个细致温文，如花和十二少都已经离去，两个寂寞的灵魂，寄寓着人间所有的安慰。哥哥张国荣在西方传统的愚人节用自己的生命和这个世界开了他人生最后的一个玩笑，以身撞击俯仰的大地，绞断一切温柔缠绵，最终化蝶而飞；而紧跟着梅艳芳以她40岁的年纪，带着眉宇间永远消散不去的哀愁，对所有人示意一个结语。哥哥走的时候，很多人在心里默默地念着艾略特著名长诗《荒原》中的那一句：“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慨叹生命无常的声音悠悠不断。而今天，今天这样一个欲走还留的日子，何尝不是最阴冷最残忍的日子。在我们还没有从失去香港娱乐界最具才华的那个男人的悲痛中完全走出之时，又接连失去了最勇敢的大哥柯受良，而最后一天那最优雅最动人的红颜也走了。一个个曾经熟悉而又辉煌的名字，就像秋天的落叶，随风飘零，而我们，只能悲伤且无奈着。

梅姐面带笑容抗击病痛的铿锵宣言犹在耳边，却最终香消玉殒，被子宫颈癌夺去了生命。而在此之前，在火一般的病痛煎熬中，梅姐一直传递给那些试图低头寻找解脱的人们“好好活着”的力量。那年七月，曾在维多利亚港湾看到梅艳芳风风火火，撑起了一台香港乐坛的“烽火英雄会”。舞

台上的她和飞腾在黄昏中亦辉煌、亦寂寞的闪闪烟火一起荣耀了香港的夜空。现在，遥想维多利亚港湾的月色依然如水，在梦一样的空旷寂寥中，或许能见点点胭脂泪，留人醉。

伤痛之余，人们总习惯于怀念和回忆。记得小的时候听收音机，梅艳芳被称作“百变歌后”，她总在求新求变，在浮华的演艺圈名利场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香

港歌坛大浪淘沙，而梅艳芳 21 年来屹立不倒，堪称为香港歌坛的一个神话，更被称为是“见证了香港演艺界兴衰历史”的传奇艺人。能记住的不只是她浓妆艳抹、雍容华贵的舞台和电影角色，还有她骨头中渗透出的坚强不屈。从 1983 年的《表错七日情》到 1988 年的《公子多情》，再到 1995 年的《红番区》、《给爸爸的信》，我们欣赏着一个个电影版的梅艳芳；从《坏女孩》、《梦里共醉》到《床前明月光》，我们又见识了一个个百变版的梅艳芳。她是舞台上的百变歌王，是一个时代的美艳天后，却没有简单地守候在明星这个单纯的符号上，她比这个时代的任何女星都更迫不及待地显现了自己身上强有力的一面——提携新人、热心公益、维护正义、热爱生命。当癌细胞吞噬着梅艳芳的精力与体魄之时，她仍然像田野中肆意生长的一棵大树，把个性和力量像枝桠一样地延伸到了各个角落。但是，在大家默默希望她早日康复的祈祷声中，在众多亲友的陪伴下，她还是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一直感动于她对待生命最坚强的态度，即便在病情严重的时候还在香港红馆连开了八场个人演唱会。“我想做完这个演唱会之后换一个形式同大家见面，可能会是舞台剧或者其他的形式，唱歌我真是好厌倦，已经唱了 20 年，因为有人听，我才能坚持下来。”最令人感动的场面是梅艳芳在演唱会上为自己安排了一场一个人的婚礼，伴着《夕阳之歌》，拖着美丽的婚纱尾，她徐徐告别了舞台，“斜阳无限，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霞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

在最后告别的演唱会上，她穿着婚纱，唱着情歌，看到刘德华理了一个偶像贝克汉姆的金色莫西干头笑嘻嘻地走过来，不禁大笑。拍他，取笑着他，但是也感念他，一直有情有义。也许当时已知，原计划不久与他同行的《十面埋伏》恐再难成行。于是我相信了，人在临走前，冥冥之中，是能感知到什么的。再后来，她去日本拍广告，被问到“女人的美”，她说，男人也许喜欢的是温柔，而自己却像个男仔。那么冷的天，那么重的病，那么多的工作——她大概就想死在台上吧。

再次翻箱倒柜，找出那张《胭脂扣》，依旧和一起看的朋友掩面而泣。看着片中那一对在污浊人世间坚持白璧无瑕的艺人，今日双双谢世。不过也就十年工夫，一些欢宴欢颜，就已成灰成尘。我宁愿相信会有来世，会有另外一个世界让他们相见，只是希望他们重逢时不要像电影的结局那么悲情。

她和他一直将自己的人生当成一部戏，而又把戏当作人生般庄严；从没有真的自轻自贱，在人前轻佻无状。人“做戏”做得极谦虚，也是现世做人的道理。放纵的声色酒气，不过是不想真的沉沦。有一天，终于撒手不管，全身而退。只愿他们告别这无味的人生后，在另一个世界，在以后的日子，尽是极乐。

听梅艳芳的经纪人王敏慧说：“希望大家将阿梅放在心内。”虽然之前老听说她们俩不和，可我想这一刻她说的话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又听成龙说：“阿梅见完每一个朋友才离去，她走得很安详，希望大家不要哭，不要叫她的名字，这是她的意愿。”谭咏麟说：“阿梅走了，很多人都不开心。”曾志伟说：“阿梅的病情急转直下，但她以顽强的意志，见完朋友，得到他们的祝福才含笑上路。”我想有了朋